

# “怀旧文化”的哲学反思与批判

张宏邦

**【摘要】**作为后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感性体验(审美生存)作业样式,“怀旧文化”使得人们在现实与历史、自我与他者、虚拟与实在的碰撞与协调之间找回自我发展、社会和谐的同—性与连续性。尽管怀旧文化作为一种明理格物的文化样式合宜,但其作为一种思想馈赠的文化逻辑无效。怀旧本身关涉“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两个端点,而勾连这两个端点的网络空间,恰好提供了当代怀旧文化充分展开的社会公共空间。关键的问题在于,怀旧文化在迎合科技进步、社会转型和大众自由发声逻辑需求时,何以不动声色地秉持哲学自身基于现实权力镜像的“隐性批判”本色。

**【关键词】**“怀旧文化” 感性体验 “集体记忆”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IO.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4-0116-05

## 一、怀旧文化：“后现代社会” 一种特殊的感性体验(审美 生存)作业样式

从词源学考究,“怀旧”(nostalgia)一词源于希腊语 nostos 与 algia, nostos 意为回家、返乡, algia 指人由于渴慕回家、返乡而产生的一种焦急感、忧虑感。从概念发生学角度看,“怀旧”最先指涉忧郁症,以及由此引致的四种体液说——胆汁质、多血质、抑郁质和粘液质;自17世纪以降,“怀旧”则依次指涉一种心理情绪、一种审美姿态和一种文化情愫等等。但无论作何递嬗,“怀旧”的核心指向——故乡依旧,只是增添了几多新内涵。即故乡在当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建构、想象和幻化中,依稀拥有了如下四项新义:一是指一种天人合一式的理想化大自然;二是指以古希腊社会为原型的本真存在;三是以经典艺术为形式的感性或审美及其生存状态;四是以童年为偶像的人的身

心统一的本原状态。因此,整体而言,“怀旧”类似于我们汉语中“乡愁”一词的语义和语用。

在现实生活中,像祭祖、红色旅游、观光老街、黑白摄影、翻拍新唱、复古建筑、老服饰、影视历史剧、忆“青春”访谈节目、收藏热、西部热等艺术追求与社会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怀旧姿容和怀旧情结。在哲学层面上,怀旧是人类对于时间和记忆的追寻,对美好且稀缺的过去的留存,譬如柏拉图的“理式”、庄子的“白驹过隙”、当代的“诗意栖居”等等。而当“怀旧”超越了某一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及其私密性的生命体验,并将其范畴从个体化的、情感性的私人定制延展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的、全民性的公共事件和文化景观,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怀旧文化”便应运而生。特定时段,怀旧文化还呈现出洛阳纸贵的匪夷所思景观。正如某学者所言:“怀旧”的这种文化形式与情感表述,“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层面上体现了‘缅怀过去’的整个过程,并且真实地

捕捉了商品社会中美感的构成和大众的口味。”<sup>①</sup>

那么，究竟什么是怀旧文化？为什么又需要怀旧文化呢？

国内著名怀旧文化研究专家、暨南大学赵静蓉女士，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意义上，把“怀旧”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怀旧必定是一种人的意识行为或心理现象，也即体验活动；第二，怀旧主体必定把过去当作向未来挺进的原料；第三，怀旧不单单是一种历史感，还是一种价值论；第四，怀旧必定是在特定情境中才能发生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怀旧主体的特殊性；第五，怀旧带有审美体验的性质，这与我们对怀旧主体的情感体验的定位有关。<sup>②</sup>这是国内首次以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的方式，对肇始于上世纪中后期的“怀旧理论”所作的系统性、定位性研究和贡献，并至此真正拉开了国内怀旧理论探讨的多重帷幕。

一般认为，人类对“重新体验”的渴望产生了对怀旧的诉求。“现代怀旧产生于现代社会中，……是现代入用以稳定自身的心灵平衡、重新寻得某种灵魂归宿感的自我防御机制”。<sup>③</sup>立足于社会发展视角，人们日益发现，现代性社会中，当人类自觉地以自己作为“主体”来塑造“社会”历史、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时候，伴随“理性”向“合理性”的内在转化，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文化诉求之间的矛盾就被激化乃至放大了。这种原本植根于现代性社会之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两大隐忧的文化矛盾，伴随新一轮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加速度递增着人类对理性与其曾承诺给人类创造幸福、实现理想的不信任感，从而使人类生活的自在感与安全指数在“风险社会”里一下子降低为零。这不仅带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思维方式等维面的根本性断裂，而且敦促属于传统的、过去的甚至珍贵的那些精神与方式成为另类，并与人类生活的现实格格不入。人类必须重新“认识你自己”。顺此逻辑，当历史悄无声息地驶入“后现代社会”或者“后全球化时代”，怀旧便以感性体验或审美观照的文化样式呈现开来，对“现代性的后果”和“全球化的弊端”进行多

值忧思、全面诊疗，甚至直接私人定制，即使这种作业方式被人们调侃为一种“甜蜜的忧伤”。

怀旧的指向是多维度的，但其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在“后现代社会”里，这一“过去”具有时间、空间和哲学层面上的多重意涵。在时间维度上，它意味着旧日的时光、失落的传统和遥远的历史；在空间层面上，它指代被疏远的家园和故土；在哲学意义上，它指涉个体、族群乃至整个人类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

当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都体验和忧思过如下逻辑链环：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助推下，人类对速度与欲望的无限追求，使得承载人类群体文化信念的传统被渐次放逐甚至遗忘了。现代人在享受高新科技带来的快感时，却慢慢丢失了幸福感，唯有漂浮在稀释乃至抽空了“意义”的现实生活中，在当下的时间体验中感受着历史与文化间的深层“断裂感”，在格式化的空间中独自承受着文化之本土与外来、实体与象征、理论与实践、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生产与消费、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层面的“斗争性”和“破碎感”。感情无所依托、问题难以求证。为了忘却的纪念，呼唤昔日重来；倾心故园胜境，只为了那片刻的宁静。

某种意义上，现代人只有“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才能痛并快乐着；抑或，只有凭借这种“重新体验”式的“乡愁”，才能消解被各种观念设计的现实世界对自身的异己感、疏离感，进而在穿越了的历史隧道和无序的空间弥漫中，获得内在灵魂的自由与外在世俗生活的宁静。相形之下，怀旧便成为一种“救赎”，怀旧文化便成为“后现代社会”一种感性体验或审美观照的必然性逻辑，大有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相比肩态势。

或许只有真正穿越了历史，互文了空间，逻辑才能彻底获得自给。而较之于一般空洞的、个性化的观念游戏，我们必须承认，“怀旧文化”烛

①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7页。

② 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骨般的说服、营造、想象和牵引,使得“后现代社会”的主体至少得以在现实与历史、自我与“他者”、虚拟与实在(这一关系后文再述)的碰撞与协调之间找回自我发展、社会和谐的同性与连续性。而这一同性与连续性获得圆融一贯的内在机理或者现实解释力就在于,浸淫在怀旧文化中,人们可以一方面无所顾忌地回望乌托邦式梦想的曾经并以此暂时搁浅现实生活的无奈,另一方面,可以重新反省乌托邦式的当下以求涅槃重生,实现“我的中国梦”。还是安徽农业大学张伟老师概括得好,他说,怀旧文化“在大众文化范式不断扩张的语境中凸显,成为消费社会中颇具影响力和现代意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的流行和普及缘于(或者属于)下面三种场景共在关系的发微:“诗意家园的祈盼与回归”、“技术场的精神逃离”和“想象与现实的审美契合”。<sup>①</sup>

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剧变和分化的“转型”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觉得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社会进步了,物质富足了,科技先进了,文化多元了,但精神状态却越来越流于缺乏深度的表面。过于急促的现代化发展让人们“富有”,也让人们对富有的一切越来越麻木。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人(60后、70后、80后和90后四代人恰好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的主体)共同发起的关于“青春”和“梦想”的集体建构事象,可以说是一次“怀旧文化”的全面大爆发或者“全民文化乡愁”。60后和70后,在现实中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情绪爆发;80后和90后因为无处安置青春,更缺乏可以托付终身的“青春素材重构”,所以毅然决然选择“青春的集体原创”。不严格地讲,晚近十年,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在对青春或沉湎或反思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过去,审视时间,定位自己,并赋予现在与未来以新的可能性和意义。以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之见,“当真实不再是以前的样子,怀旧便展现出充分的意义。”<sup>②</sup>

哈维曾讨论过后现代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互相冲突的社会效应:一方面,人们努力挖掘一系列“拟像”用以作为逃避、幻想和关注力转移的理想场所;另一方

面,后现代文化却加强了空间与人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人们开启他们的个人或集体身份认同机制,在迅速变革的世界里寻找到停泊之所,从而彰显了一种空间美学。<sup>③</sup>哈维的论述尽管是就整个“后现代文化”而言,但同样适用于诠释当代“怀旧文化”。就是说,在正能量意义上,确切地讲是在学理贡献上,“怀旧文化”现时代的发散繁衍和逻辑置换,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学人们一度开发的“空间美学”。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在某一时刻,搁浅乃至缓和了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有学人这样写到,在问题意识与审美诉求的双向置换下,怀旧文化“在满足现代社会主体感性愉悦和娱乐享受的同时,又起着疗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引起的阵痛之目的。正是带着这一极富历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性的文化功能,怀旧在现代社会中具备了传统维度里所没有的深度意义,而由此引发的审美思考也将是现代文化发展乃至文化现代性的无尽话题。”

需要强调指出,作为“后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感性体验(审美生存)作业样式,怀旧文化仅限于引领风尚,其主旨不在于诉诸社会历史大背景,因之不具有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和推动发展的功效。怀旧文化尽管警醒我们时间的一维性限度并企图超越空间的三维性,但它似乎并不对此走心,更不会对人类执著追求的“美好社会”提供更深层次的目的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启示。它可能不厌其烦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也可能带动某一地区旅游业的一时兴盛(譬如红色旅游和观光老街等旅游主题的展开),但对文化之国家理性实现路径永远保持“沉默的他者”,或者说,它并没有赋予新的“中国性”或“中华性”以更深刻、更积极的意义。恰恰相反,“当一个社会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出现集体性的‘向后看’时,其引发的精神思考应该是不乐观的。”因此,笔者

① 张伟:《试论消费语境下的怀旧文化及其审美向度》,《天府新论》2013年第5期。

② 转引自[美]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612页。

③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 Cambridge, Oxford: Blackwell, 1990, pp. 302-303.

认为怀旧文化，作为一种明理格物的文化样式合宜；作为一种思想馈赠的文化逻辑无效。质言之，怀旧的文化品位值得忧思。

## 二、网络空间：“新媒体时代” 怀旧文化介入与抽离现实的 自由场域

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即在以思想观念为特征描述和反映现实的“主观真实”与现实世界本身的“客观真实”关系问题上，袁祖社曾做过精辟论述。他说：“所谓‘现实’，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主体按照某种思想的样式，参照实践的要求所订制、选择的产物，是观念客体化的结果。哲学一直试图让人们相信，属人的‘现实’和人属的‘现实’都是不完美的，人永远不能满足于现实的一切，而应超越现实。”<sup>①</sup>而“所谓介入，就是按照思想家自己对于现实的‘自认为合理、正当的方式’，去干预现实，力图使现实遵从思想的逻辑。”<sup>②</sup>袁祖社的论述完全可以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经典论述为支撑，或者借用后者理解前者。那就是，“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sup>③</sup>

怀旧文化“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的过程，也即它介入与抽离现实以求获得“完美的真实”的过程。套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贾红莲研究员有点深奥、然却富有见地的话语逻辑，所谓介入现实，就是怀旧文化之“视域与叙事的创造性转换”；所谓抽离现实，就是怀旧文化之逃避“边缘正义”的批判，哪怕仅仅是“隐性批判”。<sup>④</sup>

当怀旧文化成为“真实”并对现实的介入和抽离成为可能，紧随其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实能不能提供怀旧文化持续发展的场所和空间？这样的场所和空间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满足了（迎合了）怀旧文化的发声逻辑？

我们知道，怀旧本身关涉“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两个端点，而能将这两个端点紧密相连的特殊时空维度，当下首推网络空间。质言之，“新媒体时代”怀旧文化介入与抽离现实的自由场域就是网络空间。

一般认为，网络空间这一特殊场域，具有

即时性、参与性、互动性、隐匿性甚至自由性等特点，因而很容易聚拢和吸引人心，形成以“网民”为称号的特定群体。这些特定群体常常以年龄为代际鸿沟，分别在自己的代际圈子里对各自“个人记忆”进行分享，造就并带来这一代际效应置换下的“集体记忆”。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这样说到，“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得的，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概念。个体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记忆的唤起并无神秘可言，“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无论何时，我生活的群体都能提供给我重建记忆的方法”。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sup>⑤</sup>可见，某些群体之所以能聚集成群，能在其他个体的私人记忆里获得强烈的共鸣，能够依靠记忆互相辨认，则是由于他们拥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换言之，代际效应在“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至为关键。

进一步的阐叙更加详细和深入人心。社会学家瑞莱克曾将“集体记忆”的代际特征与“社会记忆”相联系，他认为，特定年龄段的群体倾向于在分享他们共同的社会经历的过程中获得历史性的自我认同，他们会形成一种“我们之感”。<sup>⑥</sup>社会学家舒曼和司考特也注意到了“集体记忆”的代际特征，他们指出，代际因素

① 袁祖社：《对“现实”的介入与抽离》，《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

② 袁祖社：《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良性博弈和社会价值合理化的思想语法》，《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④ 贾红莲：《哲学如何“介入现实”与“隐性批判”》，《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⑤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69.

⑥ Jurgen Reulecke. Generation, Generationality, Generativity, and Memory. Astrid Erll, Ansgar Nunning.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2010, pp. 119-126.

在影响个人和集体社会行为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集体记忆是个人记忆伴随着年龄这一维度而被构建起来的”。<sup>①</sup>

如此这般,我们就可以明白,当同一年龄段的群体用户利用网络实现虚拟参与、人机互动和自由交流的时候,“集体记忆”便产生了。而当怀旧本身如前文所述成为“后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感性体验(审美生存)主题,怀旧文化便借助网络空间,真正实现了如鱼得水般自由的涅槃重生。不仅如此,这种以“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为主要承载对象的怀旧文化,由于其怀旧对象的直白化与碎片化、怀旧主体的去精英化和大众化、怀旧形式和载体的互动性、廉价性和自由选择性,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草根性新特征。可以说,网络空间恰好提供了当代怀旧文化充分展开的社会公共空间。

在哲学层面而言,这样的社会公共空间的持续拓展,或者怀旧文化对现实如此这般地介入与抽离,恰好弭平了当代虚拟与实在二重生存景观下多元交互主体间的种种断裂和伤痕,实现了多元价值诉求与多值伦理吁求时代的“通观”和“统一”。正如某学者所言,“现代怀旧体现了作为一种幻想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sup>②</sup>问题在于,怀旧文化欲想在释放更多正能量的意义上有所作为,必须深切驻足并慎思明辨这样一个诡异曲奇的问题:如何才能有效超越个体私人理性的“所指”,最终达致

社会公共理性的“能指”,抑或说,怀旧文化在迎合科技进步、社会“转型”和大众自由发声逻辑需求时,何以不动声色地秉持哲学自身基于现实权力镜像的“隐性批判”本色。

因为无论怎么说,任何“现实”与“历史”,都需要“逻辑化”说服、营造和牵引,而人类哲学恰好是关于现实与历史的知识的自我反思,就是说,这些知识的自在同一与自为对应的反思催生哲学出场。纵然“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中起飞”,也尽管当代“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将实现根本性的颠倒,从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主宰者’转变为内在于现实生活的‘诠释者’与‘推动者’,同时,哲学将从‘唯我独尊’的‘思想垄断者’转向为哲学存在样式的多样化与民主化。”<sup>③</sup>

本文作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4 届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Howard Schuman, Jacqueline Scott.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3, 1989, pp. 359-381.

② 赵静蓉:《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贺来:《“后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合理存在方式》,《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

##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n “Nostalgia culture”

Zhang Hongbang

**Abstract:** As a special kind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aesthetic existence) in post-modern society, “nostalgia culture” makes identity and continuity of self-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possible between reality and history, self and “others”, the virtual and reality by collis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nostalgic culture is reasonable as a kind of cultural style of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but it is invalid as a kind of cultural logic of “gift ideas”. Nostalgia itself is concerned about both “person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net space which connects the two endpoints, just provides fully expanded public space for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nostalgia. The key problem is how nostalgia culture upholds “implicit criticism” of the philosophy itself based on the real powers, while it is cater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ublics.

**Keywords:** “nostalgia culture”; emotional experience; “collective memory”; net space